



說傳與信

容肇祖著
鄧正題題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民俗學會叢書之一

迷 信 與 傳 說

容 肇 祖 著

一九二九年出版

迷 信 與 傳 說 自 序

這本書，是彙錄我所作的有關於迷信及傳說的論文或記述而成。本來不是可以合在一塊的東西，勉強的給牠們合上，並給他一個名稱，自然是需要籠統一點的，故此命爲『迷信與傳說』了。

民俗學會裏要多出幾種帶研究性質和研究結果的著述，在大家協力的吶喊着，要貢獻所得的真實的知識于共同努力的同輩或世人當中，我只好把這零碎的片段的篇章，拿出來以作隨聲的附和。本來我作這些文時的動機，就是爲着要求一事一物的真相，寫出牠的來源或經過的詳細情形。我自信是排除了一切先見去研究後所得的結果，但是中間所得的，仍恐不免有未至之見，然而我所知到的是這樣，也許可以引起一些人對於研究這些事物和其他事物的一些興趣吧！

說到迷信的一個問題，當我們認爲不應有在的時候，便要高呼着打倒牠。然而我們拼命高呼打倒某種迷信的時候，往往自己却背上了一種其他的迷信。在知識未到了某種的程度時，迷信是不容易打倒的。要打破迷信，只好是追尋迷信的來原及其真相。來原及真相明白了，所迷信的神秘，自然是沒有了。迷信的成立，有時是出於人們的欺詐的流言，以及盲從的附和。然而有時也爲着迷信使人有滿意，安慰，希望，忍耐，種種的效果，而人們是自己需要着一些迷信的。迷信的積聚，傳遞，自然是也有着

迷信與傳說自序

人們的急於實效而懶於考尋事理。老大的國家，個人過求着個人滿意，人民或男女未得全受普通的教育，迷信的風俗，又有共同過信的聖人，共同尊敬的宗親，共同崇拜的君官，共同遵守的制度，又復有書為證，保障重重，此仆彼起，故此我們中國的迷信至多，而亦至不易打破。要打破迷信，自然和迷信有關係的古聖人，禮教，風俗，宗親，制度，古書，等，一切都可以推翻。我們或者可以跟隨著政治的革命之後而高呼『思想革命。』但是一壁叫『政治革命』的民國成立之後，却有『官僚政治』，『軍閥政治』，自然一壁叫『思想革命』之後的，一壁迷信是會依然存在的了！

要政治革命的成功，要將政治的智識灌輸於一般的民衆，要思想革命成功，更要將正確的思想普於及一般的民衆，我們此際只有拋棄了向民衆作對方的狂呼，而腳踏實地的把民衆的迷信及不良好的風俗作我們研究的對象。討尋他的來源和經過，老實不客氣的把他的真形描畫出來。無論若何的在人們心目中的勢力，斷不能推翻我們的結論。無論他怎樣的要變形的出現，斷不能逃過我們的眼睛。我們的力量，我們的範圍，不怕渺小，而我們的所摧折的，是從根莖拔去。

我們或者撇下了實用的問題，我們求知的慾望，是驅使我們作深切的研究。我們就所知的材料，求所得的結論，這也不是徒然的。在廣大的學問的範圍中，我們要研究民俗學，在民俗學範

迷信與傳說

圍中，我們要研究迷信，我們因材料的便利而研究中國的迷信。又在迷信中找出了某種迷信的一個問題來下手。我們用我們自己的忠實的態度，是絕不遲疑的。在學問上，分功是第一步；統整是第二步，我們的成績是細小，我們的希望是偉大，這也是我們不敢罔自菲薄的。

說到傳說的亂真，常常好比迷信的亂理一樣。傳說因時間和地域的關係，每每發生歧異。在古史家一不留心，常常會把傳說作為史實。在地方上，人們又常會把傳說作為掌故的。傳說與迷信，也有時互相結合，更使人有不易解答的可能。我們研究傳說，可以認清傳說的本來，是會從點滴的本源，而逐漸擴大和發生枝葉的。剪除枝葉，窮究根荄，是我們研究傳說的方法。這是我們不敢看為渺小，而亦不敢不加倍細心的。自然，材料的發現不多，我們有時不能溯源本始，但是我們所除的枝葉，也不可以說絕無成功。

這本書裏，有些文章，是我在國立北京大學作學生時的作品，如讀抱朴子，妙峯山進香者的心理二篇，那時正是喜歡研究心理學的時候，要从變態的，群衆的，迷信的心理學的論據，去探討古書中及社會上的材料。自然所得的結果是有限，我自己却以為所用的方法和所趨的方向是不會很錯誤的。其次占卜的源流的一篇文章，本來是在廈門大學時，和顧頽剛先生說到易經的問題

迷信與傳說自序

，我以為易經本身的來源不是哲學，久欲作這篇文章以充古史辨二篇，或三篇的篇幅，到十七年間才于中山大學教書之暇寫成，中間亦有經和傅斯年先生，顧頡剛先生商榷改定的。其他各篇，都是為民俗週刊寫的。廣州巫歌曾載民間文藝一期，錯誤顛倒，但材料頗重要，故改正覆錄，附在末後。這書匆卒寫成，匆卒付印，雖中間不無推斷錯誤的地方，或者尚可引起學人研究的興趣，故此不妨印出。顧頡剛先生研究一個孟姜女，所集的材料至夥，而論斷至謹嚴，我所作的題目，大半是開了一個端緒，而未能盡力的作廣大的搜羅，這是不免慚愧的！

研究我國古代的迷信及傳說，我所用的方法，大半是剝皮的方法。始初是習聞胡適先生剝筍及剝皮的比喻，（如說剝筍，一層一層的剝去，其中是極小的或無復餘；泥菩薩的衣服，一層一層的剝去，其中只有粘土；周公的偉大，一層一層的分析，只留渺小的周公）其後是習見了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和孟姜女的研究，更覺得這方法是適用的，這就是我的嘗試。

關於風俗的調查及研究，我是始於十二年五月，參加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的風俗調查會。後來在廈門大學亦曾參加過國學研究院的風俗調查會，並提出『神鬼的迷信』一個問題為研究的目標。現在中山大學的民俗學會，我亦是願意盡我的力量促其發展的。這一年來，在學校每週教授十五點的功課外，所餘暇的時候

迷信與傳說

，大半是爲民俗學會，民俗週刊耗去。關於迷信及傳說研究的開端，我此時祇有這幾篇零碎的文章，和讀者相見，當然我是覺得很慚愧的！望讀者不惜加以指正。

末了，我謝謝我的舅父鄧爾雅先生爲我題字，劉萬端先生爲我參考古彝器中的花紋畫成了這封面。

容肇祖。十八年八月，四日。

迷 信 與 傳 說 目 錄

自序	— — — — —	四
占卜的源流	— — — — —	1 — 67
一·從 <u>殷墟甲骨</u> 考證出古代占卜的實況	— — — — —	4 — 7
二· <u>周代</u> 的占卜——龜筮，筵簾，及星占等	— — — — —	7 — 18
三· <u>秦漢間至漢哀</u> ， <u>平前</u> 的占術及其哲學化	— — — — —	19 — 24
四· <u>漢哀平以後</u> 的占術	— — — — —	24 — 32
五· <u>魏晉南北朝至唐</u> 的占術	— — — — —	32 — 39
六· <u>宋明以來</u> 周易的變化和占術的發展	— — — — —	39 — 62
七·雜卜術見於書籍的記載而無甚足稱者	— — — — —	62 — 67
讀抱朴子	— — — — —	68 — 131
述 <u>葛洪</u> 之思想	— — — — —	68 — 97
說 <u>魏晉</u> 之方士	— — — — —	98 — 125
論方士之迷信	— — — — —	125 — 131
妙峯山進香者的心理	— — — — —	132 — 137
傳說的分析	— — — — —	138 — 141
三郎神考	— — — — —	141 — 171
唐寫本明妃傳殘卷跋	— — — — —	172 — 182
附錄唐寫本明妃傳殘卷	— — — — —	183 — 195

目 錄

<u>德慶龍母傳說的演變</u>	196—216
<u>附記</u>	216—219
<u>天后</u>	220—231
<u>附記</u>	231—237
<u>與魏應麒先生討論<u>臨水奶</u></u>	238—241
<u>再與魏應麒先生論<u>臨水奶</u></u>	242—246
<u>附魏應麒先生覆書論<u>臨水奶</u></u>	246—250
<u>三界神考</u>	251—254
<u>五顯華光大帝</u>	255—256
<u>廣州巫歌——酒白</u>	257—261

占卜的源流

(曾載國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十七年十月刊印)

占卜的事情，在中國起源很早。秦漢以來的傳說，每每將易的卦畫歸之於伏羲。又後來的連山歸藏，竟託始於伏羲和黃帝，或較明白的，則以為是夏殷的易。傳說無徵，當然未可信從。近二十年來殷墟甲骨的發現，而後談占卜的，乃得實物的證明。我們據其文字，以證古史，而殷代的史事，乃得有切實的記錄。至於說到占卜的起源，雖未得直窮他的本始，而殷代的占卜的狀況，已可瞭然明白。向來最糾紛的，最不易解決的，周易的一箇問題，到此當亦可以迎刃而解。蓋占術的周易，既不是古帝王的神奇；而哲學化的周易，也不過是多生的枝節。從古占卜的研究，以明探他的起源，又從近今占卜的流變，以尋他的支裔，就知道周易一書，祇不過用古聖人的名號作了包皮，也都和別的占卜書屬一例的呵！現在說占卜的源流，簡單一點的說明，略如下表。辨證解說，下當更詳。

占卜的源流表

殷墟甲骨

殷 周 秦漢之際 哀平以後 六朝至唐 宋以後

龜策傳

玉靈秘本

衡運

太一

開元占經

梅花數 測字秘牒

通甲

六壬

火珠林

靈棋經

籤詩

各種神籤

牙牌神數

金錢卦

星占

洪範五行

春秋緯等

通甲

筮占

周易

連山

易林

潛虛

洪範皇極

各種藥籤

靈杯圖

鏡聽

推背圖說

燒餅歌

太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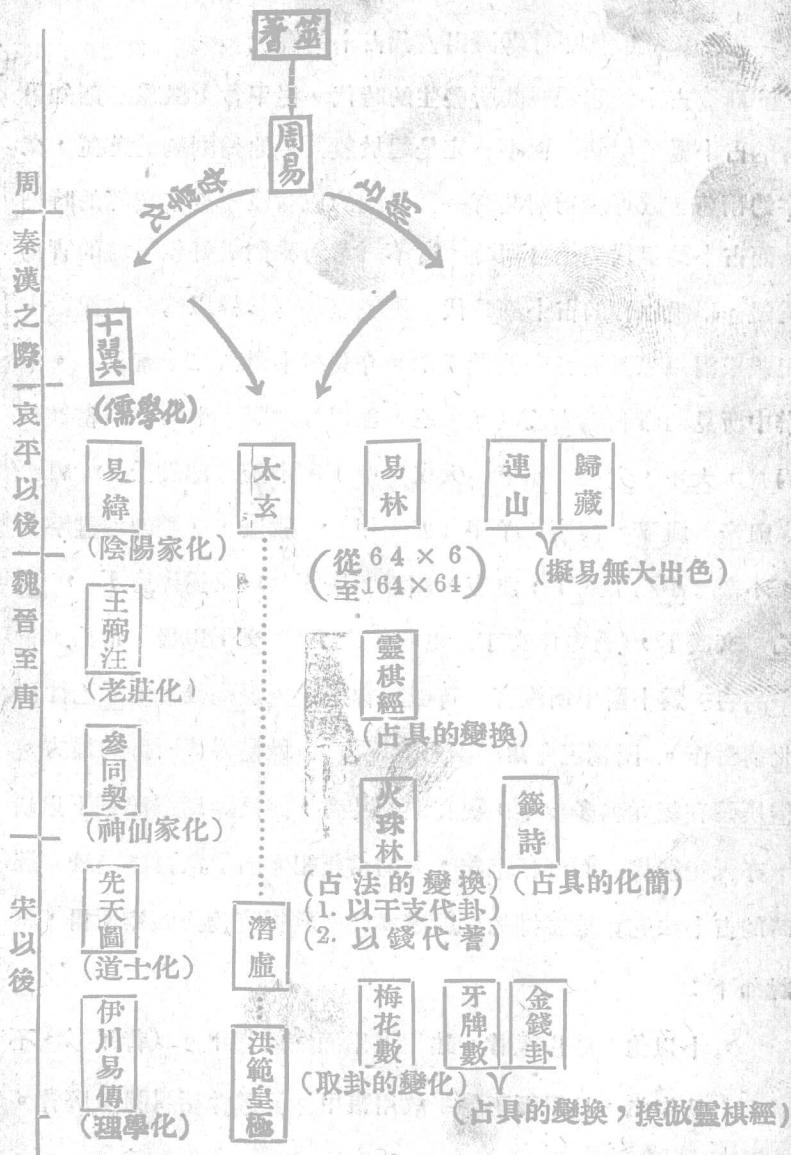
歸藏

易緯

太玄

周易演變表

說傳與信迷



占卜的源流

一、從殷墟甲骨考證出古代占卜的實況

研究占卜的起源或其所發生的時代，從甲骨上徵驗，則知甲骨的占卜盛於殷朝，而不一定是起於殷朝？他的刻劃的美麗，文字的精巧，或可證爲前此有一種粗醜的或者沒有文字紀錄的時期。而占卜的年代究始自何時，實不可考。我們祇好就殷墟的實物爲限，以說甲骨的占卜的時代，案殷虛書契考釋以爲“史記殷本紀載成湯以來至於帝辛傳世三十。今見於卜辭者二十有三”。卜辭中所見的帝，有大乙（即天乙，即湯）大丁，卜丙，（當即外丙），大甲，太庚，小甲，大戊，中丁，卜壬（即外壬），祖乙，祖辛，祖丁，南庚，羊甲（即陽甲），般庚，（般即古盤字），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康丁（史記譌作庚丁），武乙，文武丁，（竹書作文丁，史記作大丁）。文丁以後，帝乙，帝辛的名，爲卜辭中所沒有。可徵甲骨是盤庚遷毫後，至武乙徙河北前所作。因爲現今龜甲出土的地方，就是盤庚所遷的地方。盤庚確在紀元前多少年，現在頗不易考，因爲司馬遷記宣王以前，亦祇紀世代，而沒有紀年，大約當在紀元前千數百年光景。那時的占卜法究竟是怎樣的，殷虛書契考釋從實物上觀察所得，證說如下：

卜以龜，亦以獸骨。龜用腹甲而棄其背甲。（背甲厚。不易作兆，且甲面不平，故用腹甲。）獸骨用肩胛及脰骨。

(脛骨皆剖而用之。) 凡卜祀者用龜，卜它事皆以骨。由獵則用脛骨，其用胛骨，則疆理征伐之事為多。故殷墟所出，獸骨什九，龜甲什一而已。其卜法，則削治甲骨甚平滑，於此或鑿焉，或鑽焉，或既鑽更鑿焉。龜皆鑿，骨則鑽者什一二，鑿者什八九，既鑽而又鑿者二十之一耳。此即詩與禮所謂契也。(鑿跡皆橢圓，如①；鑽則正圓，如②；既鑽更鑿者，則外圓而內橢，如③。大抵甲骨薄者或鑿或鑽。其鑽而復鑿者，皆厚骨不易致坼者也。) 既契，乃灼於契處以致坼。灼於裏則坼見於表，先為直坼而後出歧坼，此即所謂兆矣。(殷虛書契考釋一〇七——一〇八頁)

從上可知殷代的卜法，或鑿或鑽，而契後又用灼以求兆。殷虛書契考釋又說“不契而灼則不能得坼。既契則骨與甲薄矣，其契處刃斜入，外博而內狹，形為橢圓，則尤薄處為長形。灼於其上，斯沿長形而為直坼，由直坼而出歧兆矣。於以觀吉凶，並刻辭於兆側，以記卜事焉”。(同上)這是很有徵驗的說明。又舉所見的兆形略如下：

十一乙丁巳十

這些兆形，和周禮太卜所掌的“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又卜師所掌的“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功兆”未知是否有合？然而觀兆定吉凶，

占卜的源流

自然需要着太卜或卜師的神悟了。

殷虛甲骨所記的卜辭，很是簡單。不過紀所卜的事和所卜的吉凶而止。據殷虛書契考釋所記，除斷缺不可讀的外，卜祭的三百六，卜告的十五，卜享的四，卜出入的一百二十八，卜田獵漁魚的一百三十，卜征伐的三十五，卜年的二十二，卜風雨的七十七。這八事外，尚有其他所卜的事情。我們可知那時卜的事情，以祭為最要，因為祭神是古代最隆重的一宗事情。其次便是田獵，其次便是出入，這都要聽從神的意旨。其次，年及風雨，這是歲時中的希望。征伐亦是重要的事情，這是不常有的，從盤庚到大丁時，祇殷虛書契考釋所記的已有三十五次，也不算少，可見征伐也都是聽候於神的意旨的了。

殷虛甲骨卜辭表吉凶及允否的意義。如祭祀，則為亡爻，亡骨，變䷦(羅釋䷦為又，即福祐，甚確)，允䷓日，亡䷔日，其牢茲用，其牢華茲用，犬，百牛百用，其五牢，其三牢，十羊廿牛，一月酒，二月俎，三羊三豕三犬，等。卜告的則為今月告于南室，允之告麥，亡其告麥，等。卜享的則為于戊申享，弗享見，其大享耑，等。卜出入的為大出五月，不允出，我不吉出，方不大出，乙巳王入于商，王步亡䷰，步于叢亡䷰，往來亡䷰，往來亡䷰在九月，亡𦥑，主步歸，毋歸，先歸九月，人歸，人不歸，等。卜田漁的為王狩于乂，王步狩，往于田亡䷰，王田往來亡䷰，衣逐亡䷰，王𠂇曰吉，王𠂇曰在三月，今月獲，王其往逐鹿，王不其獲鹿。

，尤獲鹿五，羊不其得，御子漁，等。卜征伐的爲隹其弗克；往征；其伐火利，不利；伐邑，帝不我其受又；飞登人三千乎，邑方弗受之又；今月師亡旣寧；師往衛亡旣；登人三千乎戰，等。卜年的爲受黍年，我不其受年，弗受之年，我受黍年三月，等。卜風雨的爲其適大風，不適風，大風不隹，其雨，今月其雨，雨一月，今三月帝命多雨，允雨，其雨之月允不雨，其雨在五月，其延雨，不多雨，其適大雨，不一蕩雨，其雨在圃漁，等。看這些卜辭，都是簡單的對事表示吉凶可否，是沒有定辭的。

二・周代的占卜——龜筮，筵簾及星占等。

周代承殷之後，用龜的占卜，仍是通行。春秋成公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這是顯然的事實。而當時另有用蓍的一種筮法，和他相副。蓍筮在殷無可考，疑當初是戎狄的占卜，到周勝殷。遂變易而興盛。“易”有更代的意義。易繫辭說道，“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又說，“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或者就是起於這時？代殷而起，故又稱爲周易？後來的楚，亦有一種占術，是用筵簾的，屈原離騷說道，“索瓊茅以筵簾兮，命靈氛爲予占之”。王逸注云“薑茅，靈草也。筵，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簾”。後漢書方術傳李寶注引楚辭注云，“筵，八段竹也”。這種占術，是龜筮外的一種，今未能詳，或爲近代杯珓所自起？周代龜筮並用，是可以證明的，如詩氓篇說，“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古卜的源流

。國語晉語“愛疑，決之以卜筮”。但是筮用蓍，較之鑽龜鑿龜灼龜為簡便，故有看龜為重於蓍的，如左傳僖四年傳說，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從筮。

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又洪範說，

立時人作卜筮。……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二從三逆，而說作內吉，這是很特別的，可證古人龜筮並用時，寧舍筮而從龜的見解。曲禮及表記俱說“卜筮不相襲”。鄭玄注曲禮以為“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策也。晉獻公卜取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他注表記又說，“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然而案之洪範所說，恐不盡然？胡煦說道：“卜筮不相襲者，蓋以卜人筮人，各有專職，故惟卜與卜襲，筮與筮襲，而以卜襲筮，以筮襲卜，則其法不相通焉。若卜筮互為占，此則禮之所有，則龜從筮從之說也”。（卜法詳考卷二）說較可通。

周代用龜卜的事情，有可以證明他的卜法的，如詩大雅說“爰契我龜”。荀子王制篇說“鑽龜陳卦，主攘擇五卜，知其吉凶妖祥。佩巫鼓擊之事也”。（擊讀為覲）韓非子飾邪篇說“鑿龜數筭，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莊子外物篇說“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剖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筭”。這是很明顯的，可證